

1. 不再

不再期望自己是被挑選的人了
生活的雪漠
我的血跡顯得枯瘦而斷續
指引著心事脈絡，指引去冬院落
唯一拔尖的霜樹，在表土
植栽豐庶的影子

如今掌紋已多淡薄
曾經沾點星光在指尖
便足使濃稠的闇夜
風起，霧散。墨染的袖口
往往屬於姿態凜然的人。
往往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曾特別眷念
晨光落降前，時間的幽暗
凝為螢蟲，小而暖融
不合時宜的意象
前來關照詩句的單薄
總因此勸服負傷的自己
還能的，可以的。關於未來
只需留待歲月來告

假如仍有命運
或詩，至此我卻不再試了
觀者沉默如堵
未用的語言與半好詩歌
堆聚成柱
支撐顛巍天地，支撐
最後一方春意待我尋至
並不知路徑雪掩深深，深深深深

2. 在夢中

今夜又隔著誰的胸膛聽雨
聽風在脈搏裡湧成堂皇的雷聲
割傷聽覺，如何我就想起
年少時初初愛上的人
眉宇總輕斂著一場未來的雨意
如許唐突，痛悔而美麗

此去經年
哪裡還有什麼能夠為己決定
沒有了，沒有。
除了放任自己
在他人掌紋裡遲行，一路枯瘦
枯瘦直至比影子更空
更寂，命令一掌荷葉
承受滂沱的八月
承受姿勢與愛欲，點滴霖淫

或者還有一個未竟的故事
在我唇齒，或彼岸
還願意有那些難以啓齒的字句
化為輕且窈窕的景觀
在風雨裡一路開展
蔓延，生成你心口糾纏的意圖
如何我便遺忘記得
在陰影裡替彼此更換了睡衣

3. 前夕

——「和我一起走。」

臨行前夕，收妥衣裝
摹寫倦鳥的詩行放進口袋
擅加揣摩的心意
便留在那人胸膛，貼近心房
但未能昭彰的區域
好似霧滿的窗前
用吻留下倉促的答應

這畢竟是老去的徵信了
已被陳述的流亡，讓我
無意背對了天光和間歇的風雨
在想你時，背負深雋的質問：
如何改變世界的表情
以遠離，如何用沉默
允許空蹙的眉心

那，不說了，我真要走了。
位置封存來年的花色，此刻
不要提起寒愴的字眼
輕移的聲線要禮讓毅然的心
禮讓雨誦讀短箋
讓閃電化爲心上一場
充滿傷痕的革命，允許風
填滿背景，妄言生死也得寬容
這樣的輕薄的清晨裡

